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三维探赜^{*}

蒋海蛟，孔玉洁

〔摘 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习近平提出的关于文化建设的重大原创性命题，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彰显了中华文明深厚的历史根基、中华民族强烈的主体意识以及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高度自觉与世界眼光。新时代新征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深刻考察和洞悉其生成动因与思想蕴涵，形成有效的实践路径，进而更好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构建。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建设

〔作者简介〕蒋海蛟：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孔玉洁：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极具辨识度和号召力的重大命题被习近平反复提及，并与“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等一道成为新时代党的文化使命。作为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明的时代化拓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从中华文明“母体”中孕育而生，具有深刻的“历史性”，同时又具有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化”及“现代化”表征。新时代新征程，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深入研究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动因、思想意蕴及实践路径，有助于深化对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系统性把握和规律性认识，推动中华文明的当代发展。

一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动因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形态寻求转型与发展的必经之路，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作为“两个结合”产生的“化学反应”，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充分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

产党和中国人民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精神主动和力求打破西方文明束缚的实践能动，因此，必须将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考察纳入中华文明转型、中国文化建设以及文明交流互鉴的多重语境中，才能对其形成更为科学的认知。

（一）内在驱动：中华文明形态的辩证性转型与发展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辩证性转化的产物，其内涵也在中华文明内在发展驱动的过程中不断发展。从西方词源角度看，“文明”（civilization）一词首次出现在维克托·里克蒂·米拉波 1756 年所著的《人类之友》一书中。随后，“文明”一词风靡欧洲而成为启蒙思想的常用词，文明的含义也逐渐由个人转向社会，指向一种社会进步的状态和发展趋向^①，并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而被赋予新的内涵。从传统到现代，“现代文明”也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各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而被赋予标准化文明存在形态的特殊地位。因此，现今大多数人仍将“文

^{*}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24 年甘肃省教育领域党的建设研究课题“新时代高校党的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协同创新机制研究”（GSJY2024B28）的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马兹利什. 文明及其内涵 [M]. 汪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13-20.

明”一词理解为西方的舶来品，将“现代文明”视为西方文明的特定词，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解也有失偏颇。事实上，距今约三千年前的《易经》中早已提到“文明”一词，引申开来则大致是指“文”（文教）之“明”，含有文教昌明、发达之意，用来表达社会或者族群的发展水平。而中华文明则源自“三皇五帝”，基于中华大地^①。中华文明的转型与发展重构了对文明的西方化认知，也对西方文明进行了辩证性批判。在中国式现代化基础上形成的“现代文明”，实质上指中华民族在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由内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文明特征，由外反思、批判、超越现代性文明的西方样态并吸收和借鉴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从而建立起的符合唯物史观文明立场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中国式文明形态。习近平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②在中华文明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化中，中国共产党凭借中华文明的坚实依托，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从而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突破了“现代文明”衡量的硬性思维和唯一标准，被赋予了更加精准的政治和时代意蕴。

（二）实践主动：在“两个结合”中巩固文化主体性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艰辛探索和反复磨砺，在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生成的中华文明最新成果，也是在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巩固的过程中逐渐明晰的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大课题。一方面，中华文明具有自身独特的体系，中华民族也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道路。“两个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为一体、互相成就，以中华文明智慧阐释与

解读我国文化发展难题，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纳入中华文明发展的内在体系，催生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强大动能。在这一过程中，随着中国共产党文化实践的不断丰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的逐渐明确，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同实践在内容上的不断深化，使中华文明在现代化发展中的形态逐渐明确。尤其是“第二个结合”进一步赋予了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打开了创新空间。另一方面，“‘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③，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了坚定的前提和依托。经过历史长河的涤荡，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虽然曲折，但其始终具有坚定的主体性，这既是文明传承的重要保障，也是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不断站稳脚跟和展现优势的必然要求。在百余年的奋斗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积极主动地按照文明发展的需要改造世界、改造社会，尤其是鼓励人民主动突破落后的思想束缚，成为积极主动的精神文明的缔造者。由此，中华民族内在高度的统一性和强烈的主体性便拥有了坚定的力量支撑。中国人民也能够以积极主动的精神状态追求更高层次的思想境界，在凸显自我价值的同时，高度自觉地投身改造世界的文化实践，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思考也应运而生。

（三）外部推动：打破西方现代文明的逻辑观念束缚

世界文明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但以资本逻辑和霸权逻辑为主导的西方文明路径却长期占据主流地位。从全球视野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对西方“文明冲突论”的超越，是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新形态的应然之举，更为现代文明发展提供了新范式。由于时代环境差异，现代文明的思想谱系复杂且内容各异，关于是否属于真正的现代文明，因各国对文明的内涵与本质的不同解释而众说纷纭。不论是“欧洲中心论”还是“文明冲突论”，均以“优势文明”自诩，将“自我世界”与“他人世界”分割开来，是一种自我中心意识的产物^④。显然，这种文明霸权逻辑必然会引

① 参见：韩建业. 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及其长存之道 [N]. 学习时报, 2022-07-11 (3).

②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J]. 求是, 2023 (17): 5.

③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J]. 求是, 2023 (17): 9.

④ 参见：马兹利什. 文明及其内涵 [M]. 汪辉,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 13-20.

起世界各地被压迫民族的不满与反抗,但由于经济实力的巨大差距,中华民族“文明复兴”略显艰难。因此,长期以来,西方文明按照资本和霸权逻辑统治世界,损害了其他各国的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差异,并将一种资本主义的、物质主义的、无法容忍差异的、对生态圈产生威胁的单一文化观强加给世界各国。与此不同的是,中华民族凭借强大的思想根基和自强精神,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逐步树立起文化自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续写文明辉煌,成功突破了“西方现代文明”霸权的逻辑封印。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①当前,随着文明与全球化的进一步结合,“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本质暴露无遗,同时先发型现代化国家一系列忽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行为也使世界陷入无序状态。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为全球经济发展和世界秩序稳定提供了全新选择,从世界历史的高度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整体超越,完成了对中华文明的创新转型,并指向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崭新路径。

二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思想意蕴

作为中华文明的当代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鲜明体现,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文明成果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呈现。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要想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明确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有效路径,必须从政治、历史、实践和世界意蕴四个维度进行深刻剖析。

(一) 政治意蕴: 人民至上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价值立场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

不仅象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②由此可见,马克思强调的文化的本质实质上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不仅在历史前进和社会变革中创造了物质文明,也创造了丰富的精神文明。新时代,尊重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是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逻辑起点、理论基点和价值支点。习近平指出:“文艺的一切创新,归根到底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人民。”^③百余年来,“人民至上”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初心使命,人民性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范畴也始终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价值立场。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人民立场,必然决定了中国制度设置的政治属性。建立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基础之上的中国政治文明,明显与西方式现代文明存在巨大差别,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中国特色。例如,第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价值,强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思想,主张不同阶层、不同民族、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人民群众在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的发展中不仅能够充分表达自身诉求,而且也能够合法保障自身权益。西方式现代文明则将“人民”表象化和模糊化,使“人”抽象为“少数的人”,实质上隐藏着西方式民主的政治目的。第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政治原则,使中国共产党通过民主集中制集聚人民智慧、发表人民心声、引领人民奋斗、实现人民愿望,形成了中华文明建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有机互动的格局。西方式现代文明则代表着不同集团和利益群体的精神诉求,造成西方社会不同程度的割裂。第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体系,使现代文明成为由人民创造、由人民享有的产物,使各种不同的组织和主体都纳入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过程,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有效预防了西方民主下“政党—人民”“政党—国家”“国家—人民”之间的分离

①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N]. 人民日报, 2023-02-08 (1).

②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97.

③ 习近平.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5-10-15 (2).

和撕裂^①。

（二）历史意涵：中华文明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深层文化根基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呈现出中华文明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趋向。马克思认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②之所以能够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其以悠久的历史作为支撑。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③因此，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使中华文明从传统的、孤立的、片面的、静止的发展思维中逐渐脱离出来，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了文明的现代性转型，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辩证统一。

置身不同历史阶段，8000多年前，“农业—新石器—陶器”三大技术的发现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华文明起源迈出第一步；6000多年前，“早期中国文化圈”正式形成，迈开了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二步；5000多年前，随着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游地区社会的普遍发展，中华文明正式形成；4000多年前，随着夏王朝建立“王天下”的“大一统”政治王权，中华文明逐渐走向成熟；殷商之际，《易经》《诗经》《尚书》应运而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源头活水；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老子道学”“孔子儒学”“孙子实学”成为中华文明智慧的三大源头，开启了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唐、宋、元时代，儒、释、道三大文化实现综合创新，不仅使中国古代文明进入鼎盛阶段，也使中华文明在世界上大放异彩。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④从古代文明到现代文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辩证扬弃“君权神授，富贵在天”之思想、“刑不上卿，礼不下庶”

之观念、“上智下愚，男尊女卑”之意识，孕育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责任、“精忠报国，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等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逐渐形成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这些转变不仅证实了中华文化深厚的文明基因，更象征着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在历史沧桑变化中建立起来的历史自信和历史自觉，凝结了中华民族不断进行文明创造的智慧，并最终汇聚成中华文明连续不断和永续发展的强大生命力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坚实底气。

（三）实践意涵：斗争精神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强大动力保障

文化发展和文明传承不是绝对的、封闭的、先验的，而是必定要经历一系列现实的矛盾运动，必须在否定之否定的守正创新中实现文明的创新与超越，也就是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个富有实践性的过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命题正是在革命观、矛盾论的基础上，通过理性思考中华民族如何建设属于自己的特色文化，如何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等理论与实践问题而形成的理论结晶，从整体上展现了中华民族对于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

从中华文明发展历程看，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需要我们以实践的思维贯通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更需要我们以前进的姿态完成对其从量变到质变、从初级到高级的文明转变。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不断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历史文化遗产中不断摸索文化建设的规律，不断将传统文化智慧运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之中，通过发掘经典、承继精髓、发扬精神，唤醒和活化了传统文化固有的语境语义，激活和赋予了其现代生命力。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作为“三个务必”的重要内容，把“坚持发扬斗争精神”作为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之一，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寻根溯源，中华文明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与中国

① 参见：蔡文成.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逻辑分析 [J]. 社会科学辑刊：7-8.

②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873.

③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69.

④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J]. 求是，2023（17）：5.

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敢于斗争的伟大实践是分不开的。例如,“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抵御了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捍卫了新中国安全,保卫了中国人民和平生活,稳定了朝鲜半岛局势,维护了亚洲和世界和平”^①;改革开放后,我国成功战胜“九八特大洪水”、非典型肺炎疫情、“5·12”汶川地震等重大灾害,顺利完成灾后重建工作;新时代,中国女排在世界杯赛场上以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精神信念努力开创出我国体育事业新局面等实践,均塑造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斗争品格,亦体现了中华文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阶段进行文明形态自我创新、自我革新、自我超越的现实任务。聚焦现代文明发展的新要求,尤其是“第二个结合”对文明发展的辩证思考,不仅使中华文明获得现代性延伸,更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形态在矛盾斗争中逐渐衍生出新的文化基因和内在动力,进而寻获到由量变到质变的良性互动,展现出“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特色优势。

(四) 世界意涵: 文明互鉴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理念指引

文明是一种相对于野蛮和落后而言的社会进步状态。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指明了人类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推进了人类文明进程,也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指明了方向。具体而言,资本主义文明作为“以资本为主导”的现代文明形态,曾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发挥过巨大的革命性作用,但它却无法驾驭其所创造的生产力,因此不具有永恒合理性。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方式变革的角度,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作为分界线,进行前后区分,即奴隶制与封建制时代为前资本文明形态,共产主义为后资本文明形态,在超越西方先验理性主义文明思想的基础上提供了一种全新解释路径。在东方,中国共产党则带领中国人民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回应了马克思的文明期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人民至上超越资本至上、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普世价值,在历史与现实的互动中、不同文明的对比中完成了对文明优劣的辩证取舍

和超越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续融合的产物。

追溯中华文明历史,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三大发明预示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促进了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兴起;中国汉文化等传入日本,促进了日本古代文明的发展;“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等中华文化智慧更是宣扬人类文明多样性的鲜明体现,展现了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和合共生等中华文明观。新时代,习近平关于“第二个结合”的论述,表明我们党推进中华文明发展的自觉性已经达到了新高度,并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为破解当前世界发展的诸多难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从根本上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不是单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继承,也不是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新推向世界,而是要依据时代要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通过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世界文明发展注入强大精神动力。因此,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和发展进程中生成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阐释,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中国式体现,为世界多元文明的繁荣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参照。

三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优化路径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阶段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思考、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认识。当前,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虽然已初具雏形,但尚未形成完备的思想体系和实践进路。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等语境下,回答“如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根本问题。

(一) 培元与衔接: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华文明起源于中华大地,中华民族现代文

^① 习近平. 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0: 2.

明则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生成的。从理论逻辑上看，中国共产党创造性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明思想，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构框架。因此，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要使马克思主义同中华文明融通契合，以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文明传承创新的活力。总体上看，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第一次提出“资产阶级文明”这一概念，并以“野蛮”等语句表达对其进行了批判^①。在充分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后，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明资本主义文明的暂时性，强调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明才是最高水平的人类文明状态。同时，马克思以客观的考察说明了文明形态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不能随意按照人的思想意识去建构，而必须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恩格斯则在《反杜林论》中对文明传承的重要性进行了强调，指出：“没有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②此外，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等文献中，对文明的结构进行了详细论述，系统地阐明了政治、物质、精神、生态、社会文明理念及其辩证关系，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提供了参考。列宁则在批判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上，提出现代文明建设需要学习借鉴资本主义文明的建设经验，在对俄国社会现实分析的基础上，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文明建构的认识。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取得了新的伟大成就。但如何衔接中华民族传统文明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间的逻辑关联，如何理解“第二个结合”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贡献与价值，如何明确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核心本质与现实形态，如何阐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世界历史中的出场逻辑、历史坐标与比较优势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进一步从抽象到具体、从表面到核心、从局部到整体、从

历史到现实的深层次思考和回答，尤其是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综合形态阐释方面进一步破题。为此，我们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必须深刻理解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文明”的阐释，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出发论证中华文明的现代性，以马克思主义文明观辩证批判西方现代文明逻辑，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增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底气，在不断挖掘、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增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生命力、现实解释力和影响力。

（二）保护与传承：在守好中华文明根脉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把握中华文化发展历史、现实、未来三个维度后作出的深刻总结和理论阐释，不仅认清了现代文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准确锚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方位。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要拓宽历史厚度，在守好中华文明根脉上下功夫。对此，习近平先后考察了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不仅以“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五个方面的精辟概括，鲜明指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更对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历史、加强中华文物保护利用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了新要求^③。尤其是对于“第二个结合”，习近平系统提出了“为何结合”“能否结合”“结合什么”“结合成何”“何以结合”五个维度的重要论断。从这五个维度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从历史必然、契合融通，到明确对象、划定目标，再到实践明确的依次递进过程，展现出一条螺旋式上升的逻辑演进脉络。

当前，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思潮在文化多样性和经济全球化的遮掩下，无时无刻不在攻击中华文明的传统根基，消解中华文化特性，特别是近年来，西方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肆意怀疑和曲解，否定中华文明的社会历史文化体系，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

②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88.

③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把中华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 [N]. 人民日报，2022-05-29（1）.

设产生严重威胁。源此,必须要守好中华文明根脉,坚持不懈地挖掘传统文化中彰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在基因,全面提升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发扬光大。同时,也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要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好研史学史工作,整合历史研究资源和力量,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更好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①,将中华文明鲜明的价值追求塑造成现代文明的光辉典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完成中华文明由历史、现实到未来的贯通与跨越。

(三) 融合与转化: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在现实生活中,文明发展的观念形态与实践形态之间存在诸多差异。一方面,文明要发挥其影响现实生活的实际力量,必须通过一定的实践活动表现出来。如果缺失了文化实践的推动,文明观念就难以对现实生活产生实质性影响,也难以把文明特性真正转化为一个国家或者社会发展的文化软实力。另一方面,任何文明形态都是在文化实践的基础上融合传统性和现代性的成果。文明在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中,需要不断扬弃落后的文明因素,最终形成契合时代特征的现代文明。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②对中国而言,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扎根中华文化沃土,按照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价值诉求,遵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规律,在文化实践过程中对传统性和现代性进行了积极扬弃,对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历程看,现实挑战确实存在。例如,西方对我国意识形态的冲击,文化发展的社会效益微弱,文艺事业无法

实现特色突破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中所蕴含的文明价值无法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有效彰显等。这些难题也只有回归人类的现实生活实践,使文明发展理念经由实践形成辩证性否定与超越,才能够予以破解。鉴于此,只有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辩证统一和协调发展,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真正展现出实践动能,才能真正确证中华文明的独特优势。对此,一是要以物质文明为中心,注重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实质性提高;二是要以政治文明为核心,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探寻精神文明滋养,努力发挥人民民主、党的领导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优势;三是要以精神文明为重心,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在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中增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自信底气和自觉意识;四是要以社会文明为保障,破除现代文明建设中的落后观念,不断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五是要以生态文明为靶点,在建设美丽中国和美好地球家园的文明实践中,彰显中华民族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文明理念倡议的世界价值,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真正符合世界人民幸福美好生活的永续性利益。

(四) 呈现与传递: 在讲好中华文明故事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我们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能只关注其形成的中国轨迹、遵循的文化观念、呈现的中国话语,而是应该把它置于世界文明发展的总体语境中加以考量。究其实质,现代文明发展是任何民族和国家都无法回避的客观存在,但如何展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对世界发展的价值与作用则是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习近平指出:“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③实践证明,越是能够彰显民族特征的文化资源和文明样态,就越具有超越现实物质和地域而走向世界的可能性。

① 习近平在河北承德考察时强调 贯彻新发展理念弘扬塞罕坝精神 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 [N]. 人民日报, 2021-08-26 (1).

②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J]. 求是, 2023 (17): 9.

③ 习近平. 坚定文化自信,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J]. 求是, 2019 (12): 5.

作为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大国，中国从来不缺乏把中华文明推向世界的动听故事和鲜活平台，但缺乏的是如何使中华文明由静态转为动态的世界影响力。特别是近年来，西方话语通过更为隐匿式、精美式的包装在国际传播中制造所谓“真相”，在模糊的情况下捏造“事实”、散播“舆论”，从而达到西方文明在国际战略传播中的目的。在一系列现实阻挠下，中华文明传播仍未摆脱西方的国际传播范式，难以助力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体系建设。在世界多元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背景下，如何化解文明隔阂，打通世界各国文明的交流渠道，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获得世界的理解与认同，这是一项关乎人类文明延续的先导性工程。为此，必须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① 具体来看，

一方面，要明确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基本原则、主攻场域和实践定标，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传播的鲜明话语内容和话语战略，在“民族特色”与“世界典范”的统一性思考中，实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传播从单一叙事到多元叙事、从国家叙事到世界叙事、从模糊叙事到精准叙事的逻辑重构；另一方面，要深入研究中华文明传播的手段、对象、形式、方法等内容，通过借助媒介传播的优势，创新中华文明“智慧话语”，在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等话语上形成中华文明议题，铺垫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话语焦点，从而在文明共享与交融中，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全球范围内的开放共享，最终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上，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真正超越民族和地域而走向世界。

Three-dimensional Explorations on Building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JIANG Haijiao; KONG Yujie

Abstract: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a major original proposition on cultural construction put forward by XI Jinping, and it is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XI Jinping's cultural thought. It highlights the deep historical root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strong sense of subjectiv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high degree of self-consciousness and global vision in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n the new era and new journey,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must have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its generative motives and ideological connotations, and form an effective practical path to better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ivilization of Chinese style.

Key words: XI Jinping's cultural thought;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onstruction

About the author: JIANG Hai-jiao, associate professor of Marxist School of Lanzhou University, specialist in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KONG Yujie, postgraduate of Marxist School of Lanzhou University.

^①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44.